

国学新读本

论语集注

梁振杰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国学新读本

论语集注

梁振杰 注说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集注/梁振杰注说.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6

(国学新读本)

ISBN 978-7-5649-2419-5

I. ①论… II. ①梁… III. ①儒家②《论语》—注释
IV. ①B22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1298 号

责任编辑 胡玲霞

责任校对 陈霞

封面设计 马龙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排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50mm×960mm 1/16 印张 24.75

字数 310 千字 定价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国学新读本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马小泉

主 编 李振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王 健 朱绍侯 刘小敏

李中华 李振宏 苏凤捷 何晓明

张云鹏 张富祥 宋会群 杨天宇

杨寄林 杨朝明 赵国华 郑慧生

姜建设 袁喜生 曹 峰 曹础基

曾振宇 戚良德 龚留柱 熊铁基

序

最近一些年来，一股“国学热”的思潮强劲涌动，在文化学界以至于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最为传统的国学，却能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国学”作为一个学术文化概念，产生于近代。从渊源上讲，“国学”概念的产生，与“国粹”有些关联，并且是从对抗西学侵入的角度提出来的。今天，中华民族早已是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的汇合与交融，也早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却会有“国学热”的产生，乍一看来，确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实际上，国学的当代走红，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一定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随着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了强烈冲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观念的碰撞也日益强烈。于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严峻地提到了国人的面前。传统文化的出路何在，它从何而来，要走向何方，如何对之进行价值重估，一切关心文化问题、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们，无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学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无法理解和接受，对现代经济发展对传

统道德的衰渎强烈抗议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出向传统文化复归而倡导国学的呼声。总之，不论是出于积极的思考，还是抱着一种向后看的心态，对国学的重视则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一种普遍的文化选择。

于是，对待“国学热”就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传统文化都是其牢固的根基，是其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摒弃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都是幼稚可笑的，不可取的。但一遇到问题就求助于传统，甚至一味狂热地提倡向传统复归，也是走不通的，过去那句常说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却也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中小學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的读经热，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国学，毕竟是一种学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分析批判能力，才能对之进行识读、鉴别而决定其取舍。所以，严格地说，对于国学，尤其是经学，在当代中国，需要的是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批判继承，而不是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采取唱诗班的方式，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无分析地灌输。因此，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为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为着对社会上盲目崇尚读经的风气有所引导，我们组织了这套“国学新读本”丛书，选择一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国学典籍，对之进行简明扼要的注释，然后在读本前边，用较大篇幅解读该典籍的基本思想文化内涵，评述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如何阅读该典籍做出读书方法上的引导。通过这样一个较为翔实的导读内容，以批判分析的态度，给青年人的国学典籍阅读提供一个健康的思想导向。根据这样的宗旨，这套丛书，在大的结构上，每本都分为“通说”和“简注”两个部分，“通说”是导读的性质，“简注”在于疏通文字，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为青年朋友和一般社会读者

提供一个国学入门的向导。果能如此,也就实现了撰著者和出版者的愿望。

国学所以是国学,就在于它是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在这些国学典籍中,包含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衷心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广大读者学习国学精华、体认民族精神、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李振宏

2008年2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 (1)
《论语集注》通说	(1)
一 朱子之生平	(1)
二 《章句集注》之撰述	(28)
三 《章句集注》之思想	(38)
四 《章句集注》之影响	(74)
五 《章句集注》之阅读	(85)
六 校注说明	(93)
《论语集注》简注	(94)
论语序说	(94)
读论语孟子法	(99)
卷一	(101)
学而第一	(101)
为政第二	(112)
卷二	(126)
八佾第三	(126)
里仁第四	(141)
卷三	(151)
公冶长第五	(151)
雍也第六	(166)

卷四	(182)
述而第七	(182)
泰伯第八	(198)
卷五	(210)
子罕第九	(210)
乡党第十	(224)
卷六	(240)
先进第十一	(240)
颜渊第十二	(256)
卷七	(274)
子路第十三	(274)
宪问第十四	(288)
卷八	(310)
卫灵公第十五	(310)
季氏第十六	(325)
卷九	(335)
阳货第十七	(335)
微子第十八	(350)
卷十	(359)
子张第十九	(359)
尧曰第二十	(368)
附录	(373)
四书章句附考序	(373)
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	(374)
参考书目	(382)

《论语集注》通说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价值。自元代延祐以降，《章句集注》悬为功令，位列科举之目，愈为统治阶层与历代学人所重视，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之影响，七百年来鲜有能出其右者。

一 朱子之生平

朱子名熹，生于南宋高宗赵构建炎四年庚戌(1130)，卒于宁宗赵扩庆元六年庚申(1200)，年七十一。南宋著名道学家，中国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之后的一代大儒。

朱熹乳名沈郎，小字季延。盖朱熹出生之尤溪古称沈溪^①，而尤溪又属延平，故有此称。排行五十二，又称五十二郎。字元晦，又为仲晦。朱子生平喜用熹或朱熹，时于其名前加新安、丹阳、吴郡、紫阳、平陵，以志其念本怀源。别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沧州

^① 一说朱熹小名沈郎，以尤溪古称沈溪而名，但我们以为称“沈溪”、“沈郎”为是，详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病叟、晦庵病叟、遁翁；任祠官则称云台隐吏、云台真逸、云台外史、云台子、嵩高隐吏、鸿庆外史；又自称白鹿洞主、仁智堂主，后人称晦庵先生、紫阳先生。

（一）朱子家世

朱子家世，《宋史·朱熹传》曰“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朱熹门人黄榦（亦是其女婿）《朱子行状》称朱子家世“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婺源县志·朱子世家》载：

唐末有朱古寮者，仕为婺源镇将，因家焉。历传至森，以子赠承事郎。森生松，字乔年，号韦斋，官吏部。年逾冠以上舍登第，授建州政和尉。父卒，贫不能归，因葬承事于政和。服除，调剑州尤溪尉，……御史中丞同荐公可任大事，复召对言至切。迁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转奉议郎，又转承议郎。^①

朱氏一姓，源远流长。朱熹祖辈出自“吴郡朱氏”一支，此支是东汉灵帝时经青州过江的。青州朱氏过江又分为两支，一支居姑苏，一支居丹阳。朱子好自称“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可见他是吴郡朱氏徙居丹阳的一支。唐末朱古寮（又名朱瓌，字舜臣）奉命戍守婺源，为婺源镇将，徙家婺源。后来任制置茶院之官，为婺源朱氏始祖。至朱熹祖朱森、父朱松时，朱氏已家道式微。朱松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读书人家，他曾提及家境的清寒：“家素贫，俯仰水菽之养，朝不谋夕。”（《韦斋集》卷九《上胡察院书》）政和八年（1118），朱松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福建），于是朱松把婺源老家的百亩田地作为抵押换取资材，携家人入闽侨居。宣和二年

^① 《婺源县志》卷18，清乾隆甲戌（1754）本。民国《重修婺源县志》，《朱子世家》为第20卷。

(1120),朱森卒,正值方腊乱,因贫不能归葬婺源故里,遂葬于政和县护国寺侧。服除,朱松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约两年去官,往来旅寓建、剑二州,过着到处漂泊的贫苦生活,其第三子朱熹即生于南剑州尤溪郑氏寓舍(郑安道之家)。朱熹母祝姓,原来也是徽州歙县(新安)名门望族,但至朱熹的外公祝确时已是家道中衰,十八岁嫁给朱松。生于季世衰族的朱熹,注定有一个颠沛流离、生活困顿的童年。

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朱熹诞生于南剑州尤溪县城北青印溪南山下(后来称毓秀峰)郑氏寓舍。在天象阴阳家看来,大凡圣人的出生必然有神奇的征兆。据传,朱熹诞生前三天,远在婺源朱氏故宅的古井突然紫气如虹,经久不散。更为神奇的是,呱呱坠地的婴儿,脸上右眼角旁即有七颗黑痣,形如北斗,预示着一代大儒、理学泰斗、万世师表降临人间。朱子天资卓异,颖悟早慧。四岁,开始思考天之上何物,尝指日而问其父:“日何所附?”朱松曰:“附于天。”又问:“天何所附?”父奇之。五岁,始诵《孝经》,即题字于其上:“不如是,非人也!”尝从群儿嬉戏于馆前沙地之上,以指画沙,视之,乃是八卦。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朱子诞生于郑氏寓所,寄食人下。随后,为躲避金兵、起义军、叛军,及其朱松的迁任,小沈郎随父旅居尤溪、龙爬、长溪(寓居龟灵寺)、福州、桐江、建州浦城、建瓯等地。一路走来,漂泊困窘,小沈郎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他的两个哥哥也在“尽室饥寒”中夭折。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朱松卒于建州(建安)城南环溪寓舍,年四十七,后追谥献靖公。翌年,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西塔山(灵梵院侧)。朱松病重时,将家事托付好友刘子羽,命朱熹就学于武夷三先生: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翥。并且要求朱熹父事之。三先生皆居崇安县五夫里,十四岁的朱熹于是奉母率妹迁居五夫里,开始了

在潭溪的生活。

(二) 朱子受学

朱氏“以儒名家”，朱子早慧，五岁就学，始诵《孝经》、“四书”。^① 绍兴七年(1137)，朱松被召入对，单身襦被入都，朱熹母子寄居浦城。朱松为儿子请了塾师，朱熹开始在塾师的指导下接受正规而系统的儒家经典训蒙教育。绍兴八年，朱熹母子随父到临安，朱熹就傅杨由义受学。杨由义由布衣而官至刑部侍郎，出入公卿之门。因出使金国不肯屈膝跪拜而名闻朝堂，令朱子大为赞叹。据《咸淳临安志》载：“朱熹欲铭其墓，尝曰：‘忠义大节，夷夏称叹。’会熹卒，不果。”^②杨由义的忠义大节，对朱熹后来的思想及其政治主张影响颇大。绍兴十年(1140)，朱松请祠归闽，携朱熹自临安归居建安环溪。朱子读书，十分刻苦，日有所进，渐有“圣人”之志。朱熹尝自述其读书经历曰：“某自卯读‘四书’，甚辛苦。”^③“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个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谓奕秋，只是争这些子，一个进前要做，一个不把当事。某年八九岁时读《孟子》到此，未尝不慨然奋发，以为为学须如此做工夫，当初便有这个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棋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后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④“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⑤在随父亲朱松居临安的日子里，朱熹时常侍行在父亲和老师的左右，因

① 据李方子《紫阳年谱》及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

② 咸淳《临安志》卷 67。

③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04，中华书局 1986 年版。以下所引皆据此书，仅注卷数。

④ 《朱子语类》卷 121。

⑤ 《朱子语类》卷 104。

此时常可以听到文士、骚客、名儒们的高论宏辞，一睹这些名士们的风采，耳濡目染了道学先辈的流风遗韵。绍兴八年，朱熹侍父，见到了大儒尹焞。尹焞乃程颐四大弟子之一，当时杨时、胡安国等理学大家相继去世，尹焞成为一代宿儒。一心慕道的朱熹能够亲眼目睹一代大儒的风采，这对朱熹来说影响颇大，于是他找来尹焞所著《论语解》抄录勤读。后来朱熹在给尹焞弟子王德修的书信中回忆此事说：“熹儿时侍先君子官中秘书，是时和静先生实为少监。熹尝于众中望见其道德之容，又得其书而抄之。然幼稚愚蒙，不能识其为何等语也。既长，从先生长者游，受《论语》之说，遍读河南门人之书，然后知和静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其味。”^①可见，此次得见尹焞先生对朱熹影响深远。同年，朱熹还见到了礼部侍郎胡寅，胡寅为湖湘派的理学大师，理学家胡安国的长子，受学于龟山杨时。《朱子语类》卷一百一载：“胡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尝侍之坐，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诵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陈了翁《奏状》等，可谓豪杰之士也。”胡寅的豪爽之气深深打动了朱熹，朱子一生好饮酒、诵孔明《出师表》，深受胡寅影响。

在建安环溪精舍，朱熹开始了在父亲苦心督教下“十年寂寞抱遗经”的读书生活。黄榦《朱熹行状》：“少长，厉志圣贤之学……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朱松不仅以经学理学教授朱熹，而且也教授朱熹诗文，朱子一生诗文之成就和这一时期密切相关。朱松本是一文士，平生致力于诗文。曾以诗文投左相赵鼎，除著作佐郎。其诗文在建炎、绍兴之间得到朝廷公卿的赞誉，一时传写吟诵于学子士人之间，有

^① 《答王德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5。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以下只注卷数。

《韦斋集》传世。朱松一生不得意，很希望朱熹能够通过科举来振兴朱氏家族，所以他对教授朱熹诗文十分用心。为此，他时常带他出访当时的文士诗友。绍兴十二年九月，朱松携朱熹拜访了归居长乐的著名诗(词)人张元干。在朱松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自己的努力，朱熹诗文大进，婺源先辈董颖赞其笔力扛鼎。^①朱松本人对朱熹诗文的进步亦十分满意，于绍兴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朱熹生日那天作诗祝贺，称赞他运笔生风。《韦斋集》卷五《以月团为十二郎生日之寿戏为数小诗》中有：“駸駸惊子笔生风，开卷犹须一尺穷。年长那知虫鼠等，眼明已见角犀丰。”朱松对沈郎诗文的惊喜、欣慰、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绍兴十三年三月朱松卒于建安环溪寓舍，朱熹遂失庭训。

朱松病重时以手书托家事于好友刘子羽，命朱熹稟学于武夷三先生：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翬。据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云：“盖先人疾病时，尝顾语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②朱松卒后，刘子羽为朱熹母子在崇安五夫里屏山之下、潭溪之上修葺了一座五间的旧楼，朱熹母子便寄居于此。^③朱熹从此入刘氏家塾，受学于刘子翬、刘勉之、胡宪三先生。潭溪的生活虽然无衣食之虞，但寄人篱下的感觉总让十几岁的朱熹精神上感到压抑，他曾寄书三叔朱棣，诉说异乡寄寓的辛酸。也正是这样一种寄居生活，造就了朱熹沉郁内向、持重耽思的性格特点。朱子在潭溪期间，读书甚勤，对于“四书”尤其用力。曾经读吕大临《中庸解》与《孟子》“自暴

① 董颖诗原文：“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绍兴十年”，朱熹十一岁。

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0。

③ 此楼后来称为“紫阳楼”，朱熹也以“紫阳”为号。

自弃”章，警厉奋发，作《不自弃文》。^①朱熹《答江德功书(二)》云：“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盖自十五六时知读是书(《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余三十年。”^②此时，朱子开始在刘勉之、刘子翬的指导下细读二程与张载之书。朱熹《答宋深之书(一)》：“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横渠张先生……熹自十四五时得两家之书读之，至今四十余年，但觉其义之深、指之远，而近世纷纷所谓文章议论者，殆不足复过眼。信乎，孟氏以来一人而已。”^③三先生中，朱熹师事胡宪约二十年，然于朱熹思想，熏染不多，故《朱子语类》甚少提及。朱子所作祭文行状，多未涉及其学说思想。故朱子师事籍溪胡原仲，多为遵父临终遗训。刘勉之，五夫里白水人，人称白水先生。与胡宪同举，入太学。曾就学于二程门人杨时，其学近杨时、张载。政治上主战反和，南渡后因秦桧擅权主和，故谢病归隐。朱子就学勉之，他慨然帮助朱熹经理其家，待朱子如子侄，后以其女妻之。朱子师事白水先生约六年，其于朱子之影响，生活上的关照可能更甚于学术上的熏陶。三人之中，于朱熹学术思想影响最大者，当属屏山刘子翬。子翬字彦冲，未冠入太学，后归居屏山之下潭溪之上。自号病翁，讲学五夫里十七年。屏山于朱子影响甚大，绍兴十五年，为朱熹取字元晦。^④《屏山集》卷六《字朱熹祝词》：“冠而钦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腾异。交朋尚焉，请祝以字。字之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朱熹《跋潘显甫字序》亦提及此事：“余年十六七

① 《朱子语类》卷4：“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大临)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

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4。

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

④ 后朱子以为，“元”为乾四德之首，愧不敢当，遂改为“仲晦”，故《宋史·朱熹传》曰：“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

时，屏山刘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颠沛而归，然后知其言之有味也。”^①朱子寓居崇安五夫里，一直在刘氏家塾中读经受学。刘子翬长期在五夫里讲学，朱子则长期侍读。其间，朱熹对二程理学精心潜研，大有长进。《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语类》卷一百四：“某是自十六七岁时下工夫读书，彼时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读了书。”朱熹还谈到：“某年十七八时，读《中庸》、《大学》，每日早起须诵十遍。”^②可见，此时朱熹对于“四书”十分用心，时时体认其中的深意。

从总体上看，三先生都崇尚程学，但三人学问思想亦各有传授渊源，其于朱子的影响亦驳杂不一。刘子翬多取胡瑗、程颐、胡安国，胡宪多取谢良佐、胡安国、朱震湖湘派，刘勉之多取刘安世、杨时、张载。朱熹对这些理学思想兼收并蓄，为其日后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准备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与传统经师不同，三先生首先是理学家，显然他们对朱熹的影响，更重于理学思想，而不是章句训诂。因此，他们把少年朱熹的关注点由“五经”引到了“四书”，对此，朱熹在《朱子语类》和《文集》中反复提及。也许正是他们的影响，在朱熹的学术体系中，“四书”学要比“五经”学位置重要。不仅在经学、理学上，而且在诗文上朱熹也深受三先生影响。刘子翬最好五古，刘勉之擅长辞赋，朱子则兼取二家之长，其后诗赋皆有所成。

此时的朱子，已励志圣贤之学，潜心研读二程、张载的著作，只是对举业不甚经意。《朱子语类》卷一百七：“又因问举业，先生笑

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82。

② 《朱子语类》卷 16。